

黃朝琴回憶錄（三）

黃朝琴遺著
王紹齋校訂

十八、藏本事件始末

自九一八事變東北失陷以後，日本關東軍繼之以覓食華北，由於日本軍人在中國日益狂妄猖獗，他們的外交官態度亦趨於惡劣。民國廿三年六月九日，日本新任不久的駐華公使有吉明（當

時尚未交換大使）忽率同有野翻譯官拜訪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於薩家灣部長官邸，由我擔任翻譯，有吉明等到達後，我即招待他入內，有吉明當時態度十分嚴肅，一反其平日有說有笑的常態，他一見汪兼部長時，即提出嚴重交涉，大意是：六月八日晚間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藏本副

領事失蹤，當係被藍衣社或軍警拘捕，並限我方於四十八小時以內將藏本交出，否則將採取自由行動等語，提出口頭嚴重抗議，汪兼部長當以事出意外，並告以我方並未接到有關藏本被捕報告，因此不能負責，但當尤令飭主管機關搜查。

有吉明公使辭出後，汪兼部長即召集軍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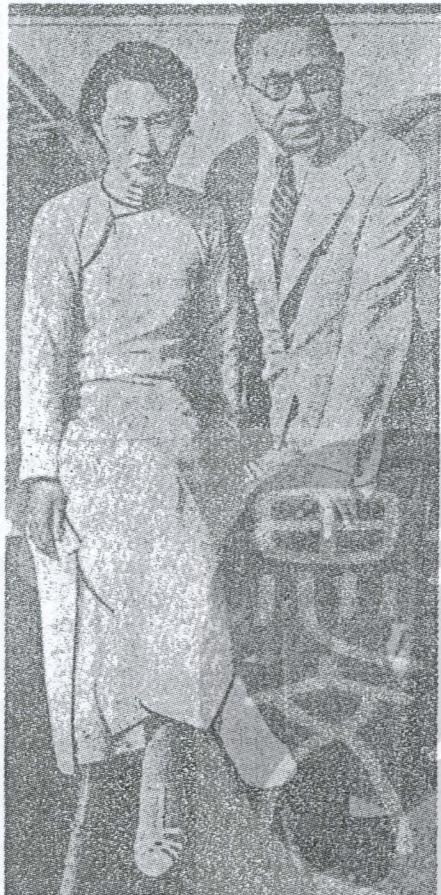
有關機關各主管會議，聽取報告，惟咸稱此數日內均未聞有外國人失蹤或被捕事發生，會後我奉命赴日本公使館會見一等秘書兼總領事須磨，告以「中國軍警曾極力搜查，迄未接到藏本失蹤之

任何消息的報告，仍當繼續搜查」，當時須磨的

態度極為傲慢，且暗示日本已有採取自由行動的準備，我當時乃以私人資格請問須磨云：「藏本

平時曾否患有夢遊症或係夢中出走，迷失路途」

，我原意為藉此探聽其失蹤緣由，俾作搜索參考。惟須磨當時表示很不高興，答以「無此事，華方仍應負責」等語；他是日復在某場合遇我方某要員，據其透露云：「日方以我不應作莫須有的推測，說藏本或係夢遊症出走，而大表不滿云



著者黃朝琴任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總領事時與夫人郭佩雲合影。

我政府以日方態度蠻橫，頗為憂慮，乃督飭

(三) 錄憶回琴朝黃



(一) 在東京與在前排黃朝琴

軍警竭力搜查。旋須磨復來訪。亞洲司沈司長觀鼎，聲稱：「本案未有線索，當係被藍衣社人物或軍警謀殺，勢須由日方自行搜索。」沈觀鼎司長當答以我軍警正竭力搜查，盼勿越俎代庖。

延至十三日下午，外交部忽接首都警察廳電話報告：「藏本副領事已在紫金山尋到，現在警廳，請派員前來處置」等語。沈司長當立即前往，我即分別電話通知各新聞社及電影公司派員前來攝影，沈司長一見藏本，即先予安慰後，婉詢其何故出走。起初藏本答以：「未便奉告」。沈司長爲取得日後證據起見，復給藏本白紙一張，請他畫一略圖，並請他加註說明。藏本旋說：「本想上山自殺，但看見城內萬家燈火，且值此中日兩國國交緊張之際，恐因一己自殺，而累及平時敬愛的華人，驟然淚下如雨，不忍下手，乃暫居山中洞內，用樹枝及枯草掩護，夜間聞野獸呼嚙，未能入睡，今晨因餓過甚，下山覓食，在路邊麵店吃麵，但身上未帶分

文，故取下結婚戒子給店東爲質，惟店東老太婆說：「沒帶錢沒關係，下次再付好了。」並將戒子還我，足見中國人情味的敦厚。正禮讓間，忽見南京各報登載我失蹤的大標題，因此愈想愈感驚惶不得，旋出店門不數步，即被軍警發現。」語畢潸然淚下。

藏本被送至外交部時，面容憔悴，身體極爲衰弱，由沈司長及須磨總領事扶其上台階，當時各報攝影記者均到齊，將他包围攝影，日方曾藉此事提出最後通牒，原擬向中國挑釁，不料其陰謀却因此暴露無遺，於是須磨態度亦變爲前倨而後恭，且不敢抬頭來看人，甚至與我談話時，亦不敢仰視，其内心之羞愧，可見一斑。

旋在外交部坐定，藏本答復各報記者發問，他說：「我感覺人生乏趣，原擬自殺，因一時糊塗，使中國友人不安，乞中國人民原諒。」須磨當時恐他多言有失，曾幾番欲阻止未果，最後仍請他趕快回家休息，遂將他帶回。

須磨回去之後，復來電話云：「有吉明公使欲見汪兼部長」沈司長知其係來道謝，即報告汪兼部長，並請兼部長與有吉見面時，應要求日方正式道歉。旋有吉到部，曾向汪部長立正，並表示道謝我方能迅速將藏本尋出。汪兼部長亦即表示：「藏本既係因私事自殺未遂，日方前提抗議應即收回。」有吉當時即點頭稱是。其抗議即算收同。同時須磨並訪沈司長道謝。事後我政府以一場風波幸告平息，認爲對日方不必追究，以示我政府的寬恕。

數日後，沈司長奉令在紀念週報告處理本案

經過，曾微露我方應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主張，不久沈觀鼎司長奉派為駐巴拿馬公使，事後傳聞沈觀鼎此次被左遷與上次紀念週報告事有關，後來晤沈觀鼎，舊事重提，渠亦承認事出有因。另據側面消息：(一)藏本僅出身上海同文書院（日人前在上海自辦之學習中文及中國國情的學校），其實職為日本總領事館「書記生」（中國稱主事）為對外關係，准其使用副領事名義，另有某外交官補（中國向稱為隨員，曾改稱助理三等祕書，或稱助理副領事近已廢除）係東京帝國大學畢業，高考及格，少年英俊，在宴會時反坐藏本的上位，且他事事藉口與藏本難堪。(二)藏本有妻甚美，但對其夫地位不滿，並傳曾紅杏出牆，(三)最後使其走極端之直接原因為：有吉公使到任時，全體館員到下關車站迎接，個個均與公使握手，而藏本却未獲與公使握手，又令他押行李回館，因此精神上大受刺激，且傳有一上司曾暗示他去自殺。

自藏本失蹤自殺未果，被找軍警尋獲後，日方不但失去藉口，且大失體面，因此對藏本甚為不滿，將他免職遣送回國，旋即杳無消息，據傳早已不在人間。惟在日本投降後，沈觀鼎先生奉調接任駐日代表團副團長時據告，某日藏本忽然前來求見，經予接談，據稱：自被遣回日本後，即失業至今，沈副團長當時極表同情，曾為他介紹到某僑報處工作，前傳已不在人間，當屬誤傳。

十九、國際記者團訪問贛

二十三年十月間，我奉調情報司第四科科長進江西剿匪軍事在蔣委員長指揮督促之下，進展極為順利，十二月間，共匪盤據多年的贛南地區，已被我中央軍次第肅清。政府於次年一月十二日宣佈招待各國記者前往視察，於是外交部有國際記者訪贛團之組織，一行共廿六人，我奉派率團於一月十六日晚出發，在南京下關登輪上駛。

啟航後，我即命船長轉令各船員：「凡知道或看見船上有人與記者來往或遞送信件情事，應即密切注意，並報告本人。」果然船過安徽省蕪湖時，船員即送來一信，係船上統艙內某華人託交與日本某新聞社記者的信，我拆開一看，內云：「他在統艙內，到南昌後，住某旅社，如有急事，可用電話聯絡」等語。我即將信收藏，暫時祕而不宣。

翌晨船抵江西九江碼頭，剿匪總司令部派勵志社黃總幹事仁霖，江西省政府派蕭委員純錦連同各機關代表在碼頭歡迎。旋即搭南潯鐵路火車赴南昌省會。抵達時我即將船上某華人致日記者函密交與南昌市公安局長黃光斗先生，請其派員監視。旋據報告：「某君自承係奉日本記者之命，來此另行刺探消息者，既蒙發現，當不敢再出門云。」

我們一行登車後，均默默無語，車內肅靜，只聞引擎聲，車內所攜帶食料播動的雜音等。及至中途，復得報告：「昨晚有兩個匪兵潛入，攜機關槍出沒於公路附近。」旋復由隨車軍事人員再表演一次遇匪徒突擊時如何逃避方法，以提高大家的警覺。

我們一行登車後，均默默無語，車內肅靜，只聞引擎聲，車內所攜帶食料播動的雜音等。及至中途，復得報告：「前報有匪兵出沒，係國軍士兵外出治遊，未按時歸隊的誤傳。」過南豐縣境，此間以盛產「南豐橘」著稱，其大小如拇指，味甜核少。到達寧都後，見一片麥苗景象，有

場合及時間恕不供應，香煙則隨時可取用，至各人來往函電及照相膠片請交余轉述。」後有路透社駐京記者趙敏恆君欲寄信與他的太太，我說：

「當代為寄發」。他答云：「那有給太太的信，託別人寄的道理？」未允照辦，我即不子置理。

過了二、三天，他又來到我房間，看見他寫給太太的信仍原封放在我桌上，他驚奇的說：「想不到我在馬路上投入郵筒的信還會落在你的手裏。

你的管制辦法委實高明。」旋由黃總幹事仁霖報告云：「共匪雖已肅清，有無殘餘匪徒流竄在民間不得而知，極須提防。」說畢並親自表演：

一旦聽到鎗聲時，如何跳下車躲避於車輛旁避彈，情況逼真，動作敏捷，博得全人一致讚佩。他又告訴各記者云：「每早晨七時敲門一次，過十五分鐘再敲一次，仍不起身，即將棉被取走，起床後立即吃早餐出發，以免誤時。」

我們乘車出發後，首先到豐城縣休息，此地未遭共匪蹂躪，市面尚屬熱鬧。晚宿臨川縣，清晨醒來，由窗內可遠眺山下美麗的景色。行將出發時，接到報告：「昨晚有兩個匪兵潛入，攜機關槍出沒於公路附近。」旋復由隨車軍事人員再表演一次遇匪徒突擊時如何逃避方法，以提高大

一老婦人因家屬全被共匪殺害，看我們來到，急於訴苦，因興奮過度，神經錯亂，大吵大鬧。聽她所說的話，與臺灣客家話相似，我始悉該縣與瑞金一帶靠近福建汀州，均講客家話，省府派來嚮導人員反都不懂客語。

寧都因被匪盤踞過冬

處看到一堆白骨，觸目驚心。堪為共匪殘殺無辜的明證，莫不切齒痛恨。該地除僅存幾棟共匪軍部所用的正式房屋外，所有民房均係劫後臨時所搭蓋的，鶴犬色赤，所冒黑土瓦當，十草不留

奇器著名，其品質之佳，冠于全國，前清乾隆的「御窯」，即係該鎮承製。我因機會難得，花了幾十元買了一佛像，及碗盤多件，復以二元購一配有新式鎖的樟木箱，將所購磁器裝入，擬運回留作紀念，不料回到南京，開箱一看，磁器全部粉碎，木箱亦破了，因箱外未裝木架夾護，箱內磁器亦未用紙包裹，故內外破損無遺，實屬咎由自取，這也是沒有經驗的過失，至今思之，仍覺可惜，益念昔年的物美價廉。

年之久，另一位是徐謨先生，旋升任次長，於三十年出任駐澳大利亞公使，調任駐土耳其大使，五十年在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任內病逝，我聞噩耗時甚表哀悼。

同縣民見房地界有水浸，但是源不高，須掘地丈餘始見泉水，當地人民尚不知如臺灣的辦法用抽水機抽上地面，故無法加以有效利用。

記者團一行自一月十六日出發，至一月廿七日返抵南京市，雖僅短短的十日，但目觀赤地千里，骨暴沙礫，其傷心慘目，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共匪罪行均曝露無遺，如非親履其境，殊難明白真象，各國記者既已日覲事實，經過他們報導及傳播對共匪假面具始予以揭穿，其影響實為深遠。

水池、菜園等，聊可自給自足。惟上山無路可通，只用竹木環山架梯而上，如古時棧道，僅容兩人上下通行，記者多半不敢上去，我因負責招待關係，不便明白表示害怕，其實心中亦頗惴惴，但大個兒的黃仁霖兄，居然自告奮勇，一馬當先，我笑對各記者云：「上山時却不要太接近他，以防過重折斷棧橋。」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點

人中之冠，一般洋記者對之亦自嘆弗如。

記者團原擬再前進赴瑞金共匪老巢所在地參

觀，旋接報告：「該地仍有少數殘匪出沒其間，

且其破壞參狀，一如寧都。一經徵得全圖已著同

上其破壞情形，一如筆者。」總衛得全團詣者同

意，決定中止前往。

江西的山景和臺灣相似，多樟木和柏木等，

但奇峯異石却比臺灣多。回到南昌，看見有景德鎮的瓷器攤子，該鎮爲中國四大鎮之一，以出售

鎚的器物很妙，該鎚爲中國四大鎚之一，以出產

二十、徐謨先生和銀煙盒

二十一、外放金山

「他說：『你真是懶惰，如果是我，恐怕兩夜睡不着覺啦！』他因此發出了嚴肅的感嘆，我對他表裏如一的風範，更為欽仰。

二十一、外放金山
民國二十年三月一日間，汪兼部長精衛忽然召見我，他說：「你這幾年在部工作繁重，勤勞卓著，同時表現優異，貢獻很大，應該讓你外放，稍事休息，鬆馳一下精神。現在美國舊金山及

紐約兩處總領事均已出缺，你可任擇其一；如果你願意前往埃及，現駐開羅的領事館可升格為總領事館。」我以事出突然，未及深思，當即答云：「在院長領導下工作，深感愉快，承蒙體恤栽培，非常感激，我願赴開羅任總領事。」說完遂即辭出。

我當時選擇開羅的理由，是由於幾年來工作過於繁重，身心均感疲憊，因此直覺上想選一工作輕鬆地方稍事休息。因為過去我曾在僑務局服務三年，並曾出國考察僑務，深知金山、紐約兩地華僑衆多，工作不會輕鬆，既然想休息，自應選擇華僑較少，事務較清閒的任所。中午下班回家，將部長召見的情形告知內子，但她說：「美國地大物博，社會進步，交通方便，隨時可以外出旅遊，並且同學很多，可以彼此關照，你舍美而取埃及，殊覺可惜！」經她一提醒，我立卽與譚委員紹華通電話，將另行選擇舊金山的理由告訴他，請他下午見到汪兼部長時轉陳。嗣後果如所願，三月卅日部令派我為駐金山總領事，四月卅日，並奉民政府頒給委任文憑。同時于煥吉兄奉派為駐紐約總領事，他原係與我同時發表，因汪兼部長手諭內寫為駐紐約領事，經人事處簽請核定更正為總領事後，始行發表，故遲余一日始見部令。明令發表後，汪部長曾在鐵道部官邸為我們餞行，並用貴州茅台酒招待。據悉這些茅台酒是軍政部何部長敬公當時由他的故鄉貴州帶來送給汪院長的。貴州的茅台酒產量原就不多，前共匪西竄過境時，用茅台酒作酒精消毒用，已被劫取殆盡。我們聽到這消息，以有稀有美

酒，機會難得，乃開懷痛飲。當年我的酒量甚大，能飲盡「威士忌」一瓶，不意茅台酒較威士忌尤烈，至終席時，我竟酩酊大醉。當晚由內子扶我登京滬夜臥車赴滬，酣睡一宿，車抵上海北站猶不發覺。醒後見車廂中已空無一人，正欲束裝下車，却不見月台，只看見車旁垃圾一堆。事後始悉。內子曾關照車上侍應生，如到站我仍未醒即讓讓我多睡一會，致被隨車拖到停車場，成了唯一越站未下車的旅客，事後思之不覺莞爾。

我奉派為駐金山總領事以後，想到此次赴美後，何日返國，無法預料，因我自十八年十二月

奉派赴南洋考察僑務，在返國途中經過臺灣時

，曾便道省親一次，轉瞬已睽違六年，思親心切

，乃電告先母請她由臺南來滬小聚，俾得略盡孝道。幸日人並未留難，不久，她老人家果偕吾弟朝碧和姪女娟娟及甥女秋蟾（後適張豐緒君，張君曾任屏東縣長）一行抵滬，下榻大馬路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館。久別重逢，得暢敍天倫，心情的愉快，自屬難以言語形容，惜時間太短，半個月後，我因行期已定，先母一行乃先我離滬返臺。五月初，我即偕內子搭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首途赴美。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道經日本時

能逗留的時間，於是立刻搭乘計程車直駛橫濱碼頭，及抵達，郵輪扶梯業已吊上，即將啓航。我與內子雖獲及時登輪，惟等候在碼頭上送行的橫濱總領事等，已未能一一握手，深感抱歉。

郵輪航行大洋，碧波萬頃，海天一色，朝暉夕暉，別有一番情趣。八日後抵夏威夷島，泊火奴魯魯過夜。翌晨續航，又六日始抵金山，較之

目前乘噴射客機，只須九小時可達，誠不可同日而語！科學進步，空間已大為縮短，晴空萬里，朝發夕至，彼此幾無距離可言，但願國與國及人與人間，均能因之增進瞭解，加強合作，齊向世界大同的目標邁進。

廿二、重蒞金山

我夫婦抵達金山時，美國官方代表及我國僑胞數百人，齊集碼頭歡迎。並於郵輪進港前，派代表乘小輪至港外迎接，盛情感人，下船後，立即被歡迎人羣簇擁着，情況極為熱烈。不禁想起十二年前我夫婦赴美留學時，初履斯土，所受的苛刻待遇，因美國當時移民局條例，對於華人入境限制甚嚴，手續極為奇特麻煩，在登岸之前，先送往對岸天使島隔離兩天，檢查身體，並錄取口供，認為無問題後，始准放行，此情此景，誠不堪回首話當年。

我與歡迎人羣寒暄致謝後，步出碼頭，即看

見停放的一部新喇沙汽車（較別克級為高），掛了兩條紅色綢帶，上寫：「歡迎黃總領事朝

蒞任，恭賜民政府汽車壹輛」字樣。據黃江夏

堂主席黃君迪吉告知：「此車係金山黃氏宗親會所贈，請赴中華會館歡迎會，仍乘會館準備的汽

車，同時方乘新車。」旋悉黃雲山公所在我到任前，曾致函總領事館云：「逕啓者，本公司所人爲尊重貴館起見，特購置一輛『喇沙』新式汽車奉贈，聊表敬意，藉留紀念，伏乞莞存，曷勝榮幸。從茲往既可代步，復光國體，辦公敏捷，其亦僑民之福歟！」專此奉達駐金山總領事館照。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美洲黃雲山公所總主僕璧傳，書記箇修。」總領事館代理館務應祚於同日復函領受致謝，並報外交部備查。我出席歡迎會後，先到總領事館和同仁晤面，並巡視館內環境。舊金山總領事館位於廣東銀行樓上，內部建築係宮殿式，富麗堂皇，爲華僑所捐獻。美國各地中華會館，有數處都是黃姓宗親任主席，當時總領事副領事（黃慶迪）又均姓黃，於是江夏黃氏宗親更感覺光榮，連日接受外姓祝賀，大宴賓客，均奉我爲上賓，乃乘機巡視各僑團，瞭解實況，足足忙了二、三個月，始安靜下來，獲得休息。

我的總領事職務經美國政府同意並致送兩項證明文件：一爲國務院認可書，經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一日認可黃朝琴爲中華民國派駐加州金山之總領事。由國務卿赫爾簽署。一爲由羅斯福總統簽署及國務卿赫爾副署證明，承諾我以總領事地位得自由行使其職權，並享有與其他最優惠國駐在美國之總領事同樣的權利及優遇。

廿三、華僑宗親會的影響力
華僑在美國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人數衆多，因遠居異域，頗能團結互助，故在各大埠

海天咸舊錄

喬家才著

要目：戴笠將軍策反奇勳，戴笠將軍的人情味，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山西光復前後，黃埔當年鐵與血，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考城戴秋陽，西安事變外一章，五百完人史詩三篇，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內容精彩，百讀不厭。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多聚居一處，於是形成中國城或中國街道，均保持了我國固有風格和傳統習俗，尤以重視家庭倫理教育爲其特點。各地宗親團結鞏固，對於華僑頗具影響力。金山前任總領事鄺光林因參加部分華僑歡宴來自國內的反政府的某要人，被本黨籍華僑攻擊而被去職，致引起鄭姓宗親會的不滿，並且揚言：俟新總領事到任時，必將予以報復。我的新總領事任命，在當地僑報發佈後，黃姓宗親會以誼屬同宗，乃籌備盛大歡迎，以示擁戴。按旅美華僑以陳、黃、李諸姓爲多數，簡稱大姓，其他如劉、關、張、趙諸姓人數不多，謂之小姓，他們爲擴大宗親範圍，乃利用三國誌桃園結義的故事，聯合劉、關、張、趙四姓組織稱爲龍岡宗親會。至於趙姓列入原因？據說當年趙子龍曾救護阿斗有功云云。但他們四姓聯合還是不如黃姓子弟多，鄭姓更不能相比擬了。當時鄭姓看見新總領事是姓黃的大姓，爲息事寧人，不但未表示反對，反而來參加歡迎行列。想不到我因與金山黃氏大姓有同宗之誼，而使華僑間恩怨，向我道謝。

我極爲同情，乃召集黃姓僑領勸告：「劉女士既黃姓家長，請主持公道，准其結婚云。我初不明究竟，經向僑界調查，這女子所述，確屬實情。龍曾救護阿斗有功云云。但他們四姓聯合還是不致受到干擾，希望各宗親轉告同宗尊重法律與個人自由，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爭取華僑的榮譽」。當場各僑領一致贊同，並保證照辦。此項消息傳出後，劉女士不久即再度結婚，並曾親來向我道謝。